绪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当前犹太教面临的危机

犹太人对于犹太教的态度的变化——古老的世界观是过去历史上保守的主要因素——信仰转世拯救说是一种推动团结和统一的力量——启蒙运动对于转世拯救信仰的作用——当今犹太人的生活被一种失落感所破坏——目前亟需：为传统的拯救概念寻求一个替代物。

在进入 19 世纪之前，所有的犹太人都曾把犹太教看作是一种特权；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多数的犹太人便把它看成是一种负担了。最早发现这种变化的人是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是他于 1780 年在写给初等讲经堂（Herder）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提出来的。在该信中，他曾解释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把《摩西五经》翻译成了德语。他说，这是为了教育他的孩子们以忍耐和屈从的态度去接受自己的命运，特别是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命运。[1] 在不久之后，许许多多曾经以忍耐和屈从接受了他们的命运的犹太人开始起来反抗，并且试图通过踏上背教之路以逃避这种命运。在他们之中，最为著名的人物要算是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了，他发明了一句巧妙的遁词，即犹太教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次不幸。[2] 从德国开始，犹太教中

的这种危机迅速蔓延到了所有犹太人已经开始接触到现代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危机普遍表现为一种无助而又无奈的沉闷情绪；在它最深重的时候，则表现为痛苦的怨恨和反叛。[3] 甚至在东欧地区，那些直到最近似乎仍然在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传统的犹太民族也不曾幸免。在俄国，尽管共产主义体制容忍了“犹太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犹太民族在犹太历史上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但还是狂热地试图将其毁灭，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获得了成功。即使在西欧诸国，也只有反犹主义，由于它甚至连通婚和施洗也拒绝承认是犹太教的显著退化，才得以防止了犹太教的彻底湮灭。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美国犹太民族的舞台上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里的犹太教的未来同样笼罩着不祥命运的阴云。[4] 为自己不是非犹太人而深感懊丧的犹太人决不在少数。“如果允许我重新选择的话”，一位著名的美国犹太妇女的话被引用来作为格言，“我会请求上帝把我造成一个非犹太人，但是，由于我已经无从选择，我只能祈求‘他’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犹太女人”[5]。这样的一个女人不可能赞同下面这番传统的祈福辞：“赞美您，哦！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因为您没有把我造成一个非犹太人。”[6] 她至少已经下定决心尽力使自己从她认为是不利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但是，大多数与她怀有同样感觉的人却屈从于他们认为是不可逃避的不幸命运。“大学里的绝大多数犹太年青人”，一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这样写道，“都把他们的犹太血统看作是自己生活中的真正悲剧。他们始终为被人们当作非犹太人而不懈努力，并且只要自己的外貌允许，便竭尽全力地去加速自己的同化进程”[7]。在《逃避犹太教》[8] 一书中，作者生动地描述了正在蚕食着许多年青的犹太人心灵的那种失落感和无归感，以及每当他们把眼前的那些基督徒邻人的丰富而多彩的生活同他们自己那种单调而乏味的生存状态进行对照而饱受折磨所产

生的极其苦闷的渴望。他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太人应当根据“所有的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有些人天生是瞎子，有些人天生是聋子，有些人天生是瘸子，而有些人就天生是犹太人”这种怪论而安于自己的命运。而在《美国犹太人的经历》[9]一书中，则不得不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去论述“如何在犹太人的孩子们身上同反犹主义战斗”这个问题，从而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犹太人中，这种自怨自艾的病毒已经扩散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为了解释这种像溃疡一样正在吞噬着犹太人的灵魂的自甘低贱与自我轻蔑的情绪，通常总是强调犹太人发觉自己的所谓“犹太性”在所有的行业中对他们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一事实。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群体，他们成为所有的暴民发泄怨毒和排外仇恨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目标。由于他们的血统障碍横亘在他们实现幸福生活和雄心壮志的道路上，他们又怎么能够不为此而悲叹不已呢？不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是如何地可信，这都不可能是今天的犹太人对犹太教的亲身感受的真正解释。犹太人总是不得不忍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命运所带来的那种烦恼和屈辱。自从他们星散到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以来，他们一直被看成是失去了自卫能力的外来人，并且被迫不断地从一片国土迁移到另一片国土。然而，直到最近，在犹太民族的那些零星的居住点中间，却出现了比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并且在自己的政府管辖之下的民族成员中更为强烈的共同生活方式，并且目的更为单纯。伴随着这种无与伦比的凝聚感，产生了一种对使得他们凝聚在一起，并且凭着一种自尊而使得他们对堆积在自己身上的嘲弄泰然处之的正确性深信不疑。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灾变，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如此剧烈地改变犹太人对其遗产的态度。在目前的环境下，真正起作用的力量必然彻底地动摇他们对于“不辜负当一个犹太人”这种信念的基石。

这种信念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开犹太人在过去的历史上生存下来的千古之谜。它同时也将表明，在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上可以依赖使得犹太人在过去的历史上生存下来的这种力量或几种力量以便去阻止目前犹太生活的解体。

一般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犹太人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优越感，因为他们绝对地信奉着由他们的祖先留传给他们并且把所有的犹太人团结成为一群具有共同信仰的兄弟的宗教。因此，可以认为，由于犹太人已经不再全心全意地赞成这种宗教，所以他们认为根本就没有继续作为一个群体独立存在的理由。但是，除非我们知道在这种宗教中是什么东西把这样一种自信传给了犹太人，又是什么东西把这样一种凝聚力传给了这个群体，那么我们便又回到了在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上。为什么在过去的历史上犹太人会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反对而如此坚定不移地恪守着他们的宗教呢？为什么他们如今对环境的影响是如此的敏感，以至于一旦机会允许，他们就会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信仰呢？纵观过去的历史，犹太人肯定已经感受到周围对他们的宗教所怀有的敌意，然而，这却并没有丝毫削弱他们对它的忠诚。所以，假如我们认为，只是借助于作为在过去历史上犹太人的自信来源的宗教周围那些通常的零碎事件和破坏了这种自信的环境因素，我们就可以诊断今天犹太人身上的精神不适症，那我们只不过是在欺骗自己而已。

要深入到犹太人在过去的历史上得以生存下来的根本所在，有必要考虑一种犹太宗教在前启蒙时期曾经拥有，但从此之后便丧失了的极具重要性的制约因素。这种制约因素在于如下的事实：在启蒙运动之前，同犹太人的宗教一样，大部分的人类的宗教都是建立在同样一种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基督徒和穆斯林都采纳如下三条基本的和广泛的假设作为公理： 1. 《旧约》中关于世界创立和人类起源的记述不仅是可靠的，而且构成了人们应当相

信和为之奋斗的一切事物的前提。 2. 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生命，由于充满了罪孽和痛苦，并且会终老而死，所以只能在被称作来世的那个理想世界上得以完成，或获得拯救。 3. 人们能够获得这种拯救的惟一方式只有通过使自己的行为同上帝意志的超自然启示相一致才会实现。因此，关于犹太人在过去能够无视或蔑视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假定实际上是一种错误。总起来说，正如现在一样，他们在过去对环境同样敏感，尽管他们在那时也许过着一种完全与他们的邻人相隔离的生活。但是，就对环境的敏感而言，在过去是指他们坚定地忠诚于他们的犹太教；而现在所说的对环境的敏感，则是指他们由于怀疑而困惑，并且无时不在受着内心冲突的煎熬。

在启蒙运动之前，人类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他们在来世的命运。对他们来说，所谓拯救，意味着他们在超出坟墓之外的生命中命运的完成。男男女女对于他们的生命，对于物理秩序和人类自然中存在的缺陷是如此的耿耿于怀，以至于对在今世终生为获得拯救而奋斗感到深深的绝望。只有对在来世能够享受一种摆脱了恐惧与死亡的生活的希望才使他们甘心安于这种生命的磨难，安于连绵不断的战争、瘟疫和饥馑，安于自然的无情和人类的残忍。在当时，毫无疑问，由于犹太人比其余的人类有着更充足的理由去抱怨生活对他们的回报，所以便把他们的所有思想集中于自己来世的命运之上。在来世达到极乐的期望构成了犹太人关于拯救的概念，因此与直到最近仍然在犹太人与之相联系的整个世界上所盛行的拯救观念相一致。

在三大宗教群体之间，争论的要害之处同拯救的本质，或同获得这种拯救的一般方式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就完全转向了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即哪一个群体拥有了上帝意志的可靠性启示？。天主教坚持认为，由于它是由基督创立的，而他就是上帝的化身，所以只有它本身，通过自己在各地的主教，才是神的启

示的最后的和可靠的工具。忠诚于教会和服从于它的教令乃是获得拯救的惟一途径。所以，在“教会之外的任何人”——nulla salus extra ecclesiam，要想获得拯救是没门儿的。同样地，伊斯兰教主要是强调《古兰经》作为上帝意志的最后启示。恪守《古兰经》的教义，同时承认安拉（Allah）是上帝，并且穆罕默德（Mohammed）是最伟大的先知，这些内容构成了穆斯林获得拯救的绝对必要条件（sine qua non）。

犹太人并不完全像基督徒和穆斯林那样，过分地强调其余的人类都不具备获得拯救的资格。拉比的教义更倾向于承认，那些正直而圣洁的非犹太人在来世都有自己的一份儿。[11] 犹太人的宗教之所以做出这种让步，是因为按照它本身的观点，非犹太人可以通过遵守据认为是曾赐予诺亚（Noah）的启示中所包含的律法而拥有获得拯救的机会。这种启示是《诺亚七大律法》的来源，其中除了禁止行偶像崇拜这一条律法，其余都是论述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上的重大问题的。因而，在犹太人关于拯救的框架中，便为那些除了违犯“禁止偶像崇拜”这一条，而对关于道德生活的基本律条都一体遵守的非犹太人留下了一席之地。

但是，其他的内容都没有什么差别，犹太人也满怀信心地认为，他们比世界上的其他人类获得拯救的机会要远远大得多。“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来世都有自己的一份儿”，《米西那》（Mishnah）就是这样教导大家的。[12]根据如下的事实，即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不得不在一开始就承认，犹太人是惟一一个找到了获得拯救的途径的民族[13]，犹太人对这一点也树立起了相当的自信。对一个犹太人来说，为了追求世俗的利益而放弃犹太教，也就丧失了这种特殊地位，这无异于用生命永恒的代价去换取生活中一时的安逸。所以，任何尘世间的诱惑都不能使一个犹太人离开犹太教，任何威胁都不能迫使他放弃它。对于另外两个宗教竞争群体所提出的主张的正确性，任何一位犹太人都是不可能想象

的。除了作为一种对顺从上帝意志的报偿，还想不出拯救会有其他的解释，并且又有什么地方比《托拉》中把上帝的意志阐释得更加明了呢？恐怕只有在恐怖的刑具面前，犹太人也许有可能放弃他们的宗教。

犹太人深信，对于他们来说，有可能获得拯救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始终保持对自己整个民族的忠诚来实现的，因为只有在今世分享他们的命运，他才能在来世分享到他们的命运。这种信仰是犹太人在过去的生活中的巨大凝聚力所在。犹太人认为，他们的拯救既是属于民族的，也是属于个体的。弥赛亚（Messiah）的降临意味着一位大卫（David）家族后裔的出现，他将为以色列人在精神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地位。对于犹太人来说，这种霸权地位所带来的主要优越之处就是崇拜上帝和在平静的心境下沉思默想《托拉》的教义，从中便在来世赢得了自己的一份儿。[14]对民族的复兴和荣耀的希冀使得犹太人身上充溢着敢于面对他们所受的折磨和羞辱的巨大勇气。终生顺从上帝意志的报偿必将在来世充分体现出来。这一点在整部《托拉》中是一目了然的。许多人的世界观完全是根据拉比教义的经验知识形成的，对于他们来说，来世即“olam ha-ba”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一个新的天堂和一个新的尘世的创立，在这里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死亡的问题。对于极少数曾经受到哲学家们影响的人来说，它则意味着一种脱离了肉体的躯壳并通过与上帝的神交而美化了的灵魂的不朽。因而，古时的犹太人受到双重希望的激励，即民族复兴的希望与个人拯救的希望。这一点可以从每逢饭后默诵的祈祷文中得到证明，“愿仁慈的上帝使我们不辜负弥赛亚的时代，不辜负来生”[15]。并且犹太人都非常清楚，能够证明自己不虚此生的惟一途径就是与自己的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并且尽自己的最努力去遵守上帝曾经启示给他们的律法。

我们已经离开前启蒙时代的世界观和思想习惯太远了，但在

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解和理解过去的同时，我们却发现，要想不把这种过去放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之中去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现代，我们已经习惯于强调今世生活的改善，从而将其作为值得终生奋斗的惟一目标。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们在眼下尽了力，我们就完全可以放心地让来世自行安排和发展。在我们的思考中，关于人类生活的现代观念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完全改变了，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就在不久以前，人类生存的重心对于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放在今世，而是放在来世。他们之间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为了在来世得到自己的一份儿，一个人在此时此地必须该去做什么。但是他们却都一致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今世只不过是来世的一个序幕而已。同基督教相比，犹太教可能更强调对于在目前这个世界上的生命所展示的有价值的行为的机会；然而，即使在犹太教中，这种机会的价值所在和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它们是一种对来世的准备。

“转世”这一专用术语有着双重的含义，因而，围绕这一术语便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它既指的是人类奋斗的目的，也指的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就后一种涵义而言，它几乎与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是同义词。基督教相当一贯地重视苦行，从而将之视为在来世达到极乐最保险的途径。而在另一方面，犹太教可以说一直不赞成把苦行看作是今世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之相反，它更看重充分利用今生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并作为一种获得拯救或是实现来生的手段。但是，这一点丝毫也不曾削弱犹太教在过去的历史上坚持把转世拯救作为人类生活的真正目标这种前后一致性。

要想证明对于犹太教来说，人类生存的重心不在今生而在来世，这就如同去证明对于古人来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是一件既简单又困难的事。整个的拉比文学都是基于一种转世的价

值取向。摩西·哈伊姆·卢扎托（Moses Hayym Luzzatto，1707～1747 年）根据拉比犹太教的精神写下了伦理法典《正直之路》（Mesillat Yesharim），其中第一章，即“论人在尘世间的责任”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 不管是出于圣洁，还是基于对上帝的完全崇拜，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是人在这个尘世间的责任，以及什么目标值得他一生中的每时每刻为之奋斗不懈，这一点无疑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圣哲们曾经教导我们，人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在主的身上找到快乐，并沐浴在“他的存在”的辉光之中。但是，这种幸福的真正所在还是在来世，因为来世本身就是专为这一目的而创造的。眼下的世界只不过是通向这一目标的一条道路罢了。“今世，”我们的圣哲说过，“就像来世前面的一个门厅。”所以，上帝（为他的名字祝福）把律法（mis-wot）赐给了我们，这是因为，今世是惟一能够使得“律法”得到遵守的理想之地。人被安置在这里，是为了按照“他”所嘱咐的方式挣得一席之地，以便为自己的来世做好准备。

如上所述并不是那些孤独的神秘主义者的玄奥教义，而是普通犹太群众的一种自明之理。格吕克尔·冯·哈曼（Grückel von Hamehn）的自传表达了一种完全相同的态度。甚至在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时常听到的犹太民歌和摇篮曲中，也往往有许多把来世作为生活目标的引喻。你只需要去接触一下那种未曾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犹太生活的残存内容，你就会深信不疑地认为，犹太教在过去的历史上绝对地被看作是一种使得灵魂在来世获得拯救的媒介。甚至门德尔松，尽管他曾是一位启蒙运动的热心倡导者，但也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势力的影响。看一看他在《耶路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冷》一书中所作的如下表述便可一目了然：

> 十分重要的是，人应该始终不要忘记，仅就死而言，并不是他自身的一种完全的终结；恰恰相反，一个漫无止境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他；对于这个未来，他在尘世间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种准备；这就同所有必须经历大自然的每一个存在完全一样，是一种对未来的准备。拉比们把今生比作一个门廊，我们要以一种我们希望出现在里屋中的方式使自己去适应这个门廊。那么就应当小心一点，不要再把今天的生命与未来对立起来，并且引导人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在今生的真实幸福同他们在来世的永恒幸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16]

由于犹太人只有一种关于拯救的概念，并且始终规范自己的行为同这种概念相一致，因而，他们所过的生活必须在自我表达的内容和模式上具有明显的统一性。虽然他们并不缺乏由于性格、能力以及身份等方面的差异而自然产生的倾向和观点上的多样性，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兴趣与志向却基本上是一样的。哲学观点上的不和或社会追求的不同从来也没有能够使得犹太人与自己的民族分离，因为他们认为物有所值的拯救只有通过参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才能够得以实现。因而，的确是对转世的信仰在维持着犹太民族的团结精神。

同样地，还是这种对犹太人起着一种凝聚影响力的转世拯救的信仰被那些他们生活于其间的民族所利用，把它作为把犹太人排斥在所有只赋予真正的信徒* 的那些权利与特权之外的一个理由。只要关于获得拯救作为仅限于真正信徒的一种特权的学说被

大多数的人类所接受，那么，就只有那些公开信奉基督教的人能够具有取得公民身份的资格。这是因为，那些命中注定要灭亡，并因此也包括那些一生下来就属于较低阶层的人怎么能够像那些注定要获得生命永恒的人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呢？他们不仅仅是被排斥在公众和社会交往的圈子之外，而是被当作一个更为低等的人种对待。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持异议者总是被看成是一种破坏因素（deterioros conditionis）。[17]想要发现犹太人像基督徒那样具有人性，必须得要有一个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才行。[18]

关于转世拯救，作为这种普遍接受的概念的一种直接结果，犹太人需要自己的民族不仅要获得生命的永恒，而且还要能够在眼下这个世界上生存。非犹太人口在任何时候都把他们看作一群异邦人，并且时常当作一群逃犯来对待。如果他们允许犹太人居住在他们中间，只是因为他们需要犹太人去从事那些诸如放贷、游商，最好也不过是收税之类的行当，这些行当只会使得犹太人沦入更为龌龊丑陋的境地。希望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置于平等的地平线上，这样的地方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犹太人在外部世界中所遭受到的敌意和轻蔑，却通过在他们自己的犹太世界中找到的同情、理解与互助而能够得到足够的补偿。正是从他们的犹太同胞那里，他们获得了使自己不辜负此生，并且使自己的生命在来世拥有一份儿所要求的一切。海涅有一篇著名的诗作，其中描述了安息日对于那些辛劳了一周，在非犹太人中间沿街四处叫卖自己的杂货，然后匆匆赶回自己在隔都中的破漏小屋严守安息日的犹太人的真正意义所在。[19]这就是安息日，这就是上帝曾经赋予他的子民的那神圣的一天，在这一天中，那些未行割礼的人是根本没份儿的。[20]正是这一天，完成了把犹太人从一条狗变成了一位王子的神迹。这种转变是通过他们同自己的民族联系在一起并且参与广大人民的生活而实现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预先尝到了自己在每一个安息日祈祷的

那种获得拯救的滋味。[21] “愿仁慈的上帝让我们能承继这神圣的一天，它将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安息日，在无休无止的生活劳碌中得到休息。”[22]那么，毫无疑问，尽管他们或许想的是自己所熟悉的个别的犹太同胞，但对于他们来说，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再是一个只要求忠诚而几乎没有回报，或根本没有回报的抽象的和虚幻的存在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民族，它在创造的新秩序中赋予他们一种优越的地位，它信赖他们，并许诺给他们一种极乐的永恒。对于他们来说，《托拉》就是一纸特许证，它把高贵赐给了他们的民族，因而也就赐给了他们自己。“祝福您，哦！主啊，我们的上帝，宇宙万物之王，”每当他们想起要诵读《托拉》时，犹太人便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他赋予了我们《律法书》的真理，在我们的心田里播下了永世不朽的生命的种子［获得拯救］.”[23]

诸如英国的洛克（Locke）和那些自然神论者，诸如法国的卢梭（Rousseau）、伏尔泰（Voltaire）以及那些百科全书编纂者，他们这些人的革命哲学产生了基于人类经验和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宗教概念。莱辛（Lessing）的剧作《智者拿单》出版于1779年，尽管他在剧中曾引用过薄迦丘（Boccaccio）的《三大宗教集团》一书，但仍然可以说是标志着西方世界关于拯救观念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决不是在客观上否认只能有一种真正的宗教的说法，但寓言式的道德说教却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追求使自己的生活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的人才拥有获得拯救的资格。这就意味着拯救是专属于某一个特别的宗教信仰者群体的特权这一假定的最终瓦解。同时，门德尔松也认为，灵魂不朽的先决条件并不是任何形式的与超自然启示的教义的一致，而是一种建立在最高的理性支配基础之上的生活。这就是他的《耶路撒冷》一书的主要精髓所在。他进一步论证认为，对于人类的拯救有着根本重要性的永恒真理必须对全人类都是可以理解的，这是

因为，对于上帝来说，如果把这样一种对所有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真理仅仅启示给人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同他的“至善”是相悖的。[24]

对关于拯救的本质和途径这种传统假设的否定为普遍称之为“启蒙运动”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并使得这一运动能够把人的拯救同他在今世的自我实现一致起来。启蒙的作用就是要废除关于一个人必须具有生命的永恒才有资格获得国家的公民权这样的理论。教会和政府之间开始出现了分离。基督徒们不再在字面上，或当真地看待教会所宣扬的关于专有的拯救权利的教义，他们认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把犹太人作为一种低等的人种来对待。因此，对于犹太人来说，被赋予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随着他们的解放，诸多能够充分利用他们长期被压抑的能量和才华的新出现的各方面的机会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并且他们也以一个饱受饥饿之苦的人的所有贪婪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些机会。

但是，犹太人在新的环境下能够找到的表现自己才能的机会越多，他们需要犹太社区及其精神遗产的地方也就越少。那些普通的犹太人开始感到，他们的直接利益与其去依赖于犹太民族的其他人，还远不如去依靠任何一个政治、经济或是文化群体更实在，这些群体反而更能让他们在今世获得拯救。对于大多数的犹太人来说，所谓拯救，已经意味着在工业、商业、艺术和社会领域中人生奋斗的自我表现。因此，他们对任何一个群体而不是对他们作为公民的国家的依恋受到他们用以自我表现和创造性发展的机会的限制。拯救的传统框架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尤其对于工薪阶级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就更是如此。如果他们心系社会的话，他们就会在某种社会改革或政治变革的计划中去寻求获得拯救的机遇。然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都过分地专心致力于挣钱养家糊口和保障生老病死的问题之上，所担心的只是他们

自己眼前的未来罢了。

假如犹太人被赋予的不只是政治上的平等，而且也获得了社会的和经济上的平等的话，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也许早就已经消失了。传统宗教在非犹太人中间的全面崩溃无疑加快了彻底同化的进程。但是，所谓犹太人获得完全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依然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梦想而已。他们经历了薛西弗斯（Sisyphus）的所有磨难。当他们被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赢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的希望时，他们却被告知，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对于犹太人来说，养家糊口这种基本需要依然为形形色色的羞辱性障碍所困扰。

在努力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的过程中，做一个犹太人，已经开始越来越意味着是一种障碍。这一事实无疑是把犹太人从社会的经济框架中驱赶出去这种极为反动的洪流爆发的一个信号。在中世纪，犹太人没有公民权，因而在经济上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但是在当时，经济秩序总的来说仍然处于初创时期。作为一个流浪的民族，犹太人得以能够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填补一个空白，想方设法在经济秩序的间隙（当时的情形的确如此）中为自己维持一席之地。不仅如此，在当时的年代，还没有针对外国人的统一政策。如果犹太人从一个国家中被驱赶出来，他们通常能够在另一个国家中找到避难之地。然而今天，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并且糟得不能再糟了。犹太人在名义上被接纳进入了非犹太人世界的政治框架之中，但是就经济上而言，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他们仍然同中世纪一样贫穷；在其他一些地方甚至更差，并且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丝毫安全的保障。由于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由于外国市场的日渐萎缩和国内市场的日臻完善，经济机会也就日益匮乏，并且为了在越来越少的机会中拼命找到一份工作取得互相帮助，形成了各式各样的集体组织。在这样的

情况下，犹太人已经面临着被剥夺所有养家糊口的机会的极大危险。

不仅如此，犹太人还受到社会的冷落。不管是他们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一所私人学校，想租一套比较像样的公寓，想入住一家乡间旅馆，还是想加入一家俱乐部或是兄弟会，他们总是被告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这无疑触到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痛。对于社会歧视，他们已经变得要比他们的祖先对残酷迫害更为敏感。在过去，犹太人曾无奈地屈服于基督教的上层当权者和下层暴民加诸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公。他们把这种虐待作为一个被征服的民族不得不从其征服者那里领取的一部分“回报”而接受了下来。但是，从心理上和精神上来讲，他们还是自己的主人。由于生活在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并没有受到仇恨和嘲弄这种道德退化的影响。人权和特权的丧失丝毫也没有削弱犹太人的自尊。正因为他们被排斥在非犹太人的社会生活之外，反而由于获取了能够在来世进入特权阶层的保障而得到了足够的补偿。所罗门·迈蒙（Solomon Maimon）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起当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时，曾由于见到了一位叫拉兹维尔（Radziwill）的公主而眼花缭乱。他的父亲看到了这一幕之后，便亲切地告诉他，“小傻瓜，你放心吧，在另一个世界上，自然会有人为我们把‘火炉’点上的。”[25]

但是，既然神的挑选的目光已经从他们的民族身上移开，既然犹太血统所带给他们的只有经济发展中的障碍和社会地位上的低贱，犹太人便开始反抗自己的命运了。这就是他们对犹太教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这不光是由于犹太教作为一种世界观和生活体系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而且是因为犹太人随着传统的拯救观念的丧失而产生的那种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心理不适。作为犹太人，他们必须在生活中找到某种新的目标，这个目标将把他们的力量引导到一种创造性的方向上来，从而为他们带来精神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